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王靜安（國維）先生紀念號
國學論叢刊行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王靜安先生紀念號



王 靜 安 先 生 壯 年 小 像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王 静 安 先 生 最 近 小 像

千史堂新自卷

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 魏朝一 卷 漢十二年命學士馬
融傳五經四書大全周易則取臣傳及朱子本義附存二
卷 漢書外傳朱子注類又探及於馬氏與諸家之說刊附
其下單說

周易直指十卷 一 卷 在果宮時命仙士奇撰計及朱
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周易旁注附圖十一卷 卷 朱子以十具

經術大易傳三卷 卷 朱子以八經之經為明以明此為經書文
章之要旨

經術大易參義十一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二 卷 經術大易乃融合二家合以經

經術大易釋義一 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經術大易釋義一 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經術大易釋義一 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經術大易釋義一 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經術大易釋義一 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經術大易釋義一 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經術大易釋義一 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經術大易釋義一 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經術大易釋義一 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經術大易釋義一 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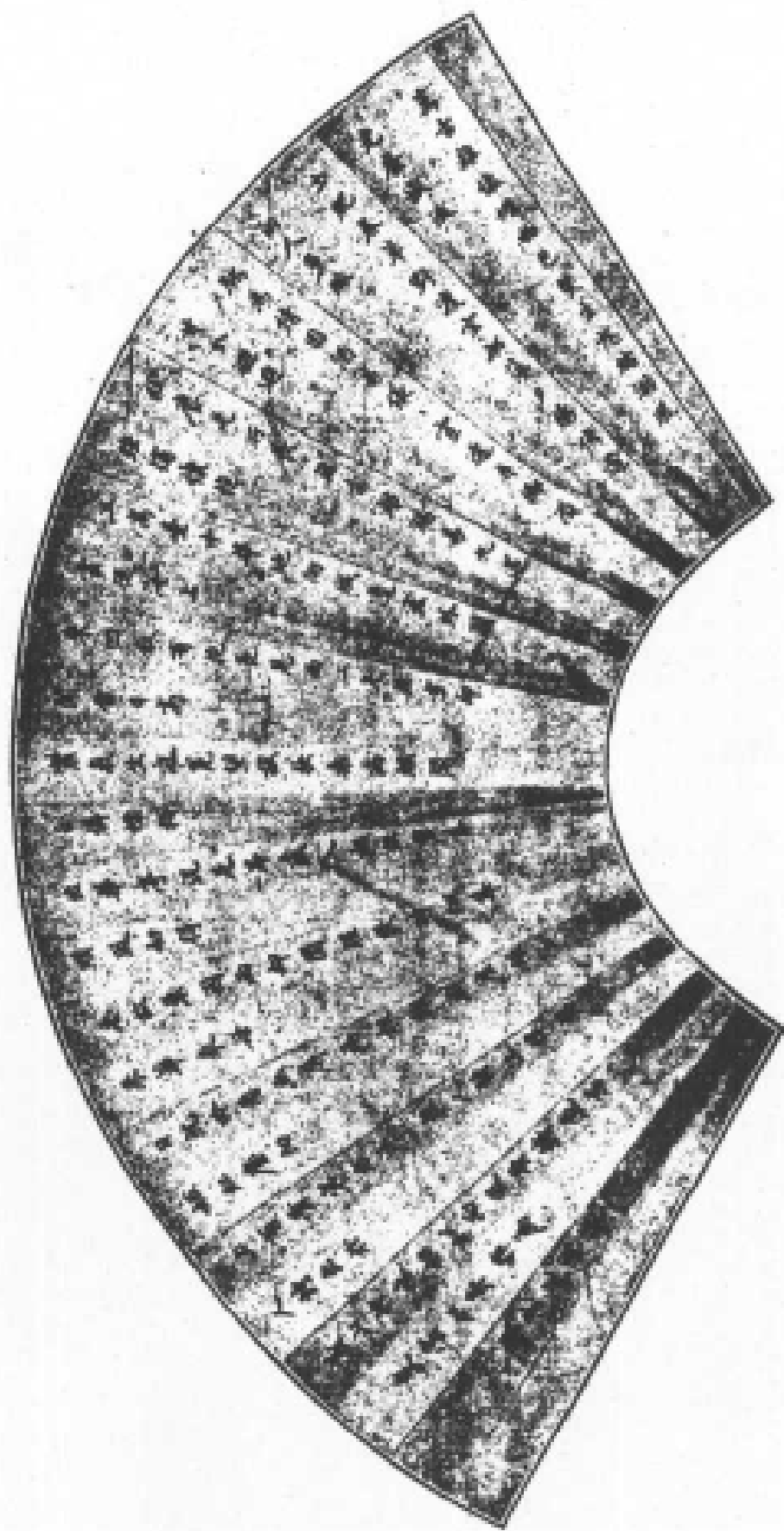
經術大易釋義一 卷 卷 朱子以十卷十卷以經宋



王靜安先生段懋德手跡墨履



王靜安先生保聯地券履墨



王靜安先生書畫遺墨

序

梁啓超

海寧王先生之歿，海內學者同聲慟哭，乃至歐洲日本諸學術團體，相率會祭表敬悼，出版界爲專號紀念者亦既數四。我清華研究院爲先生晚年精力所集注，同學受先生教益最深切，所寶存先生遺稿亦較多。既哀校專書，將鈔諸木，更采其短篇爲世所未觀者，先付排印，附以同人各記所親聞之先生嘉言懿行及對於先生學術思想有所論讚者，凡若干篇，爲本論叢紀念號，志哀思焉。先生貢獻於學界之偉績，其章章在人耳目者，若以今文創讀殷墟書契，而因以是正商周間史蹟及發見當時社會制度之特點，使古文砉然改觀。若荆治宋元戲曲史，蒐述曲錄，使樂劇成爲專門之學。斯二者實空前絕業，後人雖有補苴附益，度終無以超越其範圍。若精校水經注，於趙全戴外別有發明。若校注蒙古史料，於漠北及西域史實多所懸解。此則續前賢之緒，而卓然能自成一言。其他單篇著錄於觀堂集林及本專號與夫羅氏哈同氏諸叢刻者，其所討論之問題，雖洪纖繁簡不一，然每對於一問題，蒐集資料，殆無少遺失，其結論未或不鑿心切理，驟視若新異，反覆推較而卒莫之能易。學者徒歎其成績之優異，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別有大本大原在也。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其少年喜譚哲學，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華尼采之書，晚雖棄置不甚治，然於學術之整個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雖好從事於箇別問題，爲窄而深的研

究，而常能從一問題與他問題之關係上，見出最適當之理解，絕無支離破碎專己守殘之蔽。先生古貌古節，望者輒疑爲竺舊自封豕，顧其頭腦乃純然爲現代的，對於現代文化原動力之科學精神，全部默契，無所抵拒，而每治一業，恆以極忠實極敬慎之態度行之，有絲毫不自信，則不以著諸竹帛，有一語爲前人所嘗道者，輒棄去，懼蹈勦說之嫌，以自點污。蓋其治學之道術所蘊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專門之業，無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嘗不深造而致其極也。先生沒齒僅五十有一耳，精力尙瀟瀟，興味飄發，曾不減少年時，使更假以十年或二十年，其所以靖獻於學者云胡可量？一朝嫉俗，自湛於淵，實全國乃至全世界學術上不可恢復之損失，豈直我清華研究院同學失所宗仰而已。願我同學受先生之教，少者一年，多者兩年，且夕捧手，飮聞負劍辟咤之詔，其蒙先生治學精神之濡染者至深且厚，薪盡火傳，述先生之志事，庶續其業而光大之，非我同學之責而誰責也。先生之自殺也，時論紛紛非一。啓超以爲先生蓋情感最豐富而情操最嚴正之人也，於何見之，於其所爲詩詞及諸文學批評中見之，於其所以處朋友師弟間見之。充不屑不潔之量，不願與虛僞惡濁之流同立於此世，一死焉而清剛之氣乃永在天壤。夫屈原縱不投汨羅，亦不過更鬱邑侘傺十數年極矣，屈原自沈，我全民族意識上之屈原，曾沈乎哉？丁卯仲冬梁啓超扶病書。

挽王靜安先生聯

梁啓超

其學以通方知類爲宗，不僅奇字譯鞅，創通龜契。一死明行已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絀離。

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王靜安先生紀念號)目錄

插圖

(一) 王靜安先生壯年小像

(二) 王靜安先生最近小像

(三) 王靜安先生校千頃堂書目遺墨

(四) 王靜安先生跋漢四時嘉至曆遺墨

(五) 王靜安先生跋段懋堂手迹遺墨

(六) 王靜安先生漢王保卿買地券跋遺墨

(七) 王靜安先生書扇篋遺墨

序(梁啟超)

王靜安先生遺著

(一) 隄租考(重訂本).....一

附簡內博士(豆)隄租考譯文.....七

(二) 萌古考(重訂本).....二三

(三) 黑車子室章考.....三五

(四) 蒙古札記·····	三九
(五) 宋代之金石學·····	四五
(六) 唐宋大曲考·····	五一
王靜安先生年譜(趙萬里)·····	八一
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趙萬里)·····	一三五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趙萬里)·····	一四五
王觀堂先生學述(吳其昌)·····	一八一
王觀堂先生尙書講授記(吳其昌)·····	一九九
觀堂學禮記(劉盼遂)·····	二二七
附錄	
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陳寅恪)·····	三三七

韃靼考

王國維

韃靼之名始見於唐之中葉。闕特勤碑之突厥文中有三十姓韃靼。Ohny Tatar 九姓韃靼 Tokuz Tatar 是爲韃靼初見紀錄之始。案闕特勤碑立於開元二十年，則韃靼之名古矣。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五有賜回鶻嗚沒斯特勤等詔書，末云：「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韃靼，但等平安好。」又卷八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云：「乾陀斯專使將軍絡布合祖云，發曰乾陀斯，卽移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部落。」是爲韃靼見於漢籍之始。時唐武宗會昌二年也。嗣於懿宗咸通九年，從朱邪赤心討龐勳，僖宗中和二年，從李克用討黃巢，並有功。至後唐漢周，仍世入貢。故薛歐五代史及歐宋唐書並記其事。而歐氏於五代史並爲韃靼立傳。宋初太祖太宗朝，尙三次入貢，後爲西夏隔絕，不與中國通，而南宋紀錄中尙屢見其名。乃遼史營衛志所記諸部族，自官志所記屬國職名中，皆無韃靼。本紀中雖三見「達旦」字，亦去其偏傍。金史乃並絕其迹。正史中至明史始復有韃靼傳，而明史之韃靼傳實蒙古傳也。然則遼金三百年中，唐宋間所謂韃靼者，果何往乎？觀宋元人之著書，知當時固有韃靼，其對遼金之關係，決非淺鮮。正史中必不容沒其事，而竟不概見，此讀史者當發之疑問也。以余之所見，則唐宋間之韃靼，在遼爲阻卜，在金爲阻鞞，在蒙古之初爲塔塔兒，其漠南之汪古部，當時號爲白達達者，亦其遺種也。

曷言乎韃靼在遼爲阻卜，在金爲阻鞞也？遼史聖宗紀：「開泰元年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特引去。」而蕭闕玉傳云：「開泰中，阻卜復叛，圍闕玉於可敦城，勢甚張，闕玉使諸軍齊射卻之，屯於窩魯朵城。」案聖宗紀：「統和二十二年，以可敦城爲鎮州。」地理志：「鎮州，建安軍節度，本古可敦城。」則紀傳所載地名既合，年歲又同，自是一事，而一稱達旦，一稱阻卜，是阻卜卽韃靼之證一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五）：「真宗咸平六年七月，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言攻主母后蕭氏，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使西捍塔塔，盡降之。」案遼史聖宗紀：「統和十二年八月，昭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

撫定西邊，以蕭撻儼督其軍事。十五年三月，皇太妃獻西邊捷。九月，蕭撻儼奏討阻卜捷。而蕭撻儼傳則云：「十二妃受命總烏古及永興宮分軍討之。撻儼爲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太妃並委撻儼。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穩而奪將標騎。」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充於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撻儼以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考三城者，謂鎮州及防維二州，皆在驢駒河西南，與西夏相去絕遠，是統和間太妃西征，非討西夏而實經營阻卜。捍塔和是阻卜卽撻鞬之哥二也。而此事完全之證據，乃在金史。金史夾谷清臣傳：「北阻撻叛，上議責清臣，命右族襄傳。襄代清臣，遂屯臨潢。（中略）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撻所圍，三日不得出。襄卽鳴鼓進發。（中略）嚮晨，襄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馬，衆皆奔幹里札河，遣完顏安國追雨，凍死者十七八。降其部長，遂勸勳九峯山石壁。」今案元朝秘史（四）：「大金因塔塔兒、蔑古真、兀勒圖不從，領軍來勦捕，逆著浩渤札河，將蔑古真、兀勒圖襲將來。」案王京者，完顏之將首。聖武親征錄、元史、太祖紀並記此。襄，浩渤札河亦卽金史之幹里札河（今烏爾載河）是二書紀事，並相符合，而金史之阻撻，元秘史謂之塔塔兒，正之阻卜，聖宗紀作達旦者，前後一揆。而塔塔兒一語，爲撻鞬之對音，更不待言。故曰唐宋間之撻鞬，在遼爲阻卜，在金更從地理上證之，唐時撻鞬住地，據闕特勤碑側之突厥文兩記三十姓撻鞬，皆在點戛斯骨利幹之後，契丹白博士謂點戛斯在突厥西北，骨利幹又在其北，契丹白鬻皆在突厥之東，則在其間之三十姓撻鞬，當居突厥東北，而方位全同，其說良是。今假名此部曰東撻鞬。然此碑突厥文中，尙有九姓撻鞬，此部住地，無可考。然唐書地理志引曹云：「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柵，北口有歸唐柵，車道也。入回鶻，使所經又五百里，至鹿經鹿鹿山，鹿耳山，錯甲山八百里，至山，蘇子井，又西北經密栗山，達旦泊，野馬泊，可汗泉，橫嶺，綿泉，鏡泊，七百里，至回泊在回鶻牙帳東南數百里，疑以撻鞬人所居得名，九姓撻鞬所居，蓋當在此。今假名此部曰西撻鞬。會昌一品集所

車子連稱者，似與東方之三十姓撻鞬相當。其一與安西北庭連稱者，似即西方之九姓撻鞬也。而唐末五代以來，見於史籍者，只有近塞撻鞬。此族東起陰山，西隸黃河，額濟納河流域，至北宋中葉，並散居於青海附近。今假名之曰南撻鞬。歐陽公五代史之所傳，王延德使高昌時之所經，李仁甫續通鑑長編之所記，皆是族也。而遼史所記阻卜，其分布區域，乃各與此三部撻鞬相當。李信謂遼齊妃領兵屯西鄙，驅阻卜，西捍塔剌，而遼史文學傳蕭韓家奴之言曰：「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立。惟往來沙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諸部，望風悉降。」是遼時邊境以北，直至臚朐河，皆有阻卜部落。此可擬唐時之東撻鞬。又太祖紀云：曰天贊二年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丙午遣騎攻阻卜。蕭圖玉傳云：「阻卜復叛，幽闥王於可敦城。」蕭惠傳云：「西阻卜叛，都監溫魯等將兵來援，遇敵於可敦城西南。」又蕭撻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結降，撻不也逆於鎮州西南沙磧間。」案古回鶻城，即今外蒙古額爾德尼昭西北之合刺八刺合孫（唐時回鶻牙帳）在鄂爾崑河西岸。可敦城，即鎮州，其地今雖未能考定，要當在鄂爾崑河之東，喀魯哈河左右，而阻卜自其西南來，則其住地當在可敦城西南。唐時遼且泊正在此方面，故此部可擬唐時之西撻鞬。又遼史屬國表，聖宗開泰五年書阻卜酋長魁可來降。聖宗紀作黨項魁可來。兵衛志言：「西夏元昊諱祚，智勇過人，能使黨項、阻卜掣肘大國。此以阻卜與黨項互舉連言，則阻卜又南與黨項相近。此種阻卜，又可擬唐末五代之南撻鞬。故遼時阻卜分布之廣，正與唐末人所謂撻鞬相同。至見於金史之阻撻，若北阻撻，則略當唐時之東撻鞬，亦即蒙古人所謂塔塔兒。此亦可由地理上證明之。金史宗浩傳云：「內族襄以爲攻破廣吉刺，則阻撻無東顧憂。」是阻撻在廣吉刺之西。而元朝秘史記翁吉刺住地云：「合勒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等翁吉刺。」其記塔塔兒住地則云：「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兩種塔塔兒，在捕魚兒海子與闊達海子中間。兀兒失地而一。今鄂爾順河。」又云：「察阿安、阿勒赤、都塔兀惕、阿魯孩四種塔塔兒，在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今烏爾潭河與色野爾集河合流處）皆東與在喀爾喀河流域之翁吉刺爲鄰。又載扯克扯兒地面（今蘇克斜魯山）有塔塔兒人。距翁吉刺之德魯禪家不遠，與金史所載阻撻地望無一不合。故遼金二史中阻卜、阻撻之爲撻鞬，自地理上證之，而有餘矣。

部殺余睹及其父子，函其首以獻。」太宗紀亦言：「部族節度使太古，捕斬余睹及其諸子。」而不明言其爲河部。是數證者，謂非元人修史時有意刪去韃靼字不可也。然遼金史料中之韃靼，固自倍蓰於宋史料，又不必與他事並見，史臣以其不可刪，且不勝刪也，乃或者其偏旁作「達旦」字，又創爲改字之法。考韃靼之始見載籍也，其字本作「達怛」，（會昌一品集及冊府元龜）後作「達和」，（薛歐五代史及夢溪筆談）至宋南渡後所撰所刊之書，乃作韃靼。韃字不見於集韻類篇，是北宋中葉尙無此字，其加革旁，實涉粗字而誤。然遼金史料中，其字當已有作韃靼者。其倒也，或作怛達，或作韃，與阻鞮二字相似。當時史料中或有「二處」與阻鞮，或又省作阻卜者，史臣乃利用其誤，遂並史料中之不誤者而盡改之，以避一時之忌諱。其於遼史、太祖聖宗紀三處，尙存達旦字者，蓋史臣所未及改，抑故留此間隙，以待後人之考定者也。且遼史所見之達旦三處，不獨省其偏旁，亦異其書法。凡史家於敵國使來則書聘，屬國則書貢，此諸史之通例。遼史本紀惟於梁唐周宋四國書聘，後晉北漢西夏以稱臣或受冊而書貢，南唐雖未稱臣，亦仍書貢，至塞北諸部更無不書貢者。惟道宗紀：「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午，遼萌古國遣使來聘。」獨書聘者，以示蒙古之先，與遼世爲敵國也。而太祖紀書：「神冊三年二月，達旦國來聘。」聖宗紀書：「統和二十三年六月，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亦書聘者，蓋元代修史諸臣，已不知韃靼與蒙古之分，誤以遼史料中之韃靼爲蒙古之先，故以敵國書法書之。與道宗紀之書萌古來聘同一用意。由此二條，可見元人修史時，諱言韃靼之隱。金史之中，亦有類是之特筆，如西北西南招討司下之亂軍詳錄，本有十處，今地理志兵志所載，均爲九處。地理志有移典亂而無萌骨亂，兵志反是。其實二者均當有之。蓋萌古、萌骨之爲蒙古，此人人所易知，元人必以蒙古列於金人之亂軍爲諱，故於地理志刪之，而於兵志亦刪去移典亂，以與地理志之九處相應。然於其首大書曰西北西南之亂軍，明移典萌骨二亂，皆所當有，故於二志互見，以使人推考得之。兵志部族節度使有萌骨部族，而地理志中無之，亦由此故。其所以刪彼而存此者，緣地理志記各部族節度使各詳穩，皆自爲一行，易屬人目。若兵志之文，則蟬聯而下，非通讀全文，難以覺察故也。此皆史臣之微辭，遼金二史中之阻卜、阻鞮亦猶是矣。要之吾儕既發見元人諱言韃靼之隱，則其刪別事實，改易名目，並不足深怪。而上所陳述

武斷穿鑿之假說，固自有可能性在也。

沙南靺鞨（陰山靺鞨）之見於載籍也，較北漠東西二靺鞨（三十姓靺鞨及九姓靺鞨）爲後。唐會昌初年，回鶻爲黠戛斯所破，其一部南走中國近塞。時李德裕爲相，籌所以防禦招撫之者甚備，具見會昌一品集中。而其中所記近塞蕃族，僅有沙陀契苾退渾黨項四部，而無靺鞨。至咸通九年，靺鞨始從朱邪赤心討龐勛，赤心時爲蔚州刺史，則爾時靺鞨必已居蔚州近塞。知靺鞨之徙陰山左右，當在會昌與咸通之間。然則未徙之時，果居何地，抑稱何名，自歐史以來，頗有異說。余謂陰山靺鞨，當卽三十姓靺鞨或九姓靺鞨一部之南下者。蓋當時東西二靺鞨，均有南徙之可能性。卽會昌一品集中之達怛與黑車子，連稱者，余前既定爲三十姓靺鞨。當唐之季，黑車子一族，實已南徙幽州近塞。（見拙著黑車子室韋考）則其鄰部之達怛，同時亦南徙并州近塞，固非不可解之事。又九姓靺鞨住地，余前以賈耽道里記中之達旦泊擬之。此泊在回鶻牙帳東南，當回鶻入唐之道，回鶻既破，此部相率南徙，亦自然之勢也。日本簡內博士乃據閣復駝馬高唐忠獻王碑所引汪古氏家傳，及蒙韃備錄，謂陰山靺鞨出於沙陀，乃突厥人種，與漠北靺鞨之屬蒙古人種者，全非同族。余意此二族，在唐並爲靺鞨，在遼史並爲阻卜，自不能視爲異種。但南徙之後，與沙陀黨項諸部雜居，故此部中頗含有他種人，而與黨項之關係，尤較沙陀爲密，故昔人多互稱之。如折氏本黨項大姓，而附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之黨項折文通，同卷又稱之爲達怛都督折文通。又遼史屬國表有阻卜酋長魁可，而聖宗紀作黨項魁可。宋史黨項傳：「景德二年，熟戶旺家族擊夏兵擒軍士一人以獻。又大中祥符二年，夏州路去熟戶旺家族首領都子等來歸。」案旺家卽白靺鞨名族汪古之異譯，而宋史以爲黨項部族。元史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云：「阿剌兀思剌吉忽里汪古部人，金源氏擊山爲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剌吉忽里以一軍守其衝要。」而蒙傳備錄則云：「金章宗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札人戍之。」唐古亦卽黨項之異譯。蓋靺鞨與黨項，自陰山賀蘭山以西，往往雜居，故互受通稱。然若據此而遽謂陰山靺鞨出於黨項，則與謂其出於沙陀者，同爲無根之說也。故余對簡內博士之二元論，專主張一元論，以唐之靺鞨，遼之阻卜名稱之統一非是無以解釋之故也。

韃靼考

日本箭內互著

王國維譯

一 緒言

二 陰山之韃靼

三 興安嶺西之韃靼

四 嫩江與韃靼

五 阻卜與韃靼

六 黑韃靼與白韃靼

七 結言

一 緒言

韃靼之見於支那文獻者，亦作達和達、且韃、達達、達打等，皆 *Tartar* 之對譯也。波斯人作 *Tatar*，歐洲人例呼為 *Tatar*，而本篇題曰韃靼考者，緣韃靼二字為支那明以後所慣用，又熟於我國人之眼故也。

韃靼本一部族之名，後漸擴大而為支那北方諸民族之總稱，更進而為亞細亞北方諸民族之總稱。而此廣義之韃靼外，又有狹義之韃靼在。故欲據其名稱之見於文獻者，以考定其部族之住地，殊非易易。因之歷史上之研究，頗感不便也。西洋人關於此事之研究，自 *De Guignes* 以來頗盛，是由十三世紀蒙古人侵入歐洲之際，歐人呼之為韃靼，因之對此民族之研究，大感興味。即彼等極欲知斃殺彼等之祖先，危殆彼等宗教國家之韃靼人之原住地風俗習慣故也。故遠自柏朗嘉賓 *Piano Carpini* 之紀行始，關於

鞑鞑之記錄及研究，不遑枚舉，今不必一一介紹之。但望讀者一閱 Vivien de Saint-Martin 之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aris, 1894 中鞑鞑一項。此項記西洋諸家鞑鞑說之梗概，加以己說詳述鞑鞑部族之種類及分布，獨可知鞑鞑研究之沿革，亦足知此部族之現狀者也。故鞑鞑問題，經西洋人研究後，似更無議論之餘地。其實不然，特如支那文獻之解釋與批評，西人殆全未着手。今姑將對西洋人鞑鞑研究之解說與批評，讓諸異日，但以一篇披瀝吾人之所見，乞博雅之教耳。

二 陰山之鞑鞑

鞑鞑之名，始見於支那文獻中，在唐宋之間。舊唐書僖宗紀借五代史唐武皇紀新唐書沙陀傳新五代史達鞑傳，其取材蓋無大異。新五代史達鞑傳，述此民族之起源如左：

達鞑，林羯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鞑。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為赫連鐸等所敗，皆亡入達鞑。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舊通於中國者可見云。

此記事本於宋白，宋白者，宋初文士，在歐陽修前數十年，嘗預修太祖實錄，見宋史本傳。資治通鑑（二五三）唐僖宗紀廣明元年，胡三省注，引其語曰：

達鞑本東北方之夷，蓋鞑鞑之部也。貞元元和之後，奚契丹漸盛，多為攻劫，部衆分散，或役屬契丹，或依於渤海，漸流徙於陰山，其俗語訛，因謂之達鞑。唐咸通末，有首領，每相溫，于越相溫，部帳於漠南，隨草畜牧。李克用為吐渾所困，嘗往依焉，達鞑善待之，及授雁門節度使，二相溫帥族帳以從，克用收復長安，逐黃巢於河南，皆從戰有功。由是俾牙於雲代之間，恣其畜牧。

案宋白云：「蓋鞑鞑之部。」語本存疑。歐陽修斷為鞑鞑之遺種，司馬光則云鞑鞑之別部。歐陽氏又抹殺宋白以達鞑為鞑鞑之舊說，而洪邁左祖之曰：「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為捐毒，身毒，禿髮，語轉而為吐蕃，達鞑乃鞑鞑也。」云云。顯

以達和爲韃靼之音訛，此說固不足取。卽宋白以達和爲本東北方之夷，此彼一人之誤解，抑出於俗說，因之其所云陰山遷徙之事，亦非必可信。然宋歐之說，乃爲後世學者所蹈襲，如黃震古今紀要佚編云：「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韃靼之後。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真；其居陰山北者，曰韃靼。」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云：「韃靼之與女真同類，蓋皆韃靼之後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靼。」蓋因宋歐諸家，誤以達和之原住址爲契丹之東北，於附會之中，又加附會者也。獨孟珙備錄云：「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此全與五代史記以下之說相反，彼云契丹之東北，此云契丹之西北，彼云與韃靼同種，此云沙陀之一種也。孟珙記事，本於何處，今無可考。顧珙呼蒙古爲黑韃靼，且知其住漠北草地，則其以契丹之西北，擬韃靼之始起地，固不足怪也。至言其種族，以爲出於沙陀別種，頗使人疑其當否。蓋沙陀者，西突厥之別部，本稱處月，居蒲類海（今巴里坤，巴里坤湖）之東，其地有大碛，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此說亦非無一理。元闕復駢馬真唐忠獻王碑云：「薩婆家傳，系出沙陀，雁門節度之後，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爲部長。」元史（一一八）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本之。案汪古秘史作汪古，親征錄作王孤，元史他傳作維古，太祖本紀初云汪古部主阿剌忽思，後云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則白達達爲汪古之漢名，更不容疑。而薩婆備錄古今紀要之白韃靼、黑韃靼、專略之白韃卽白達達，又人人所首肯也。然則汪古部長自稱雁門節度之後，雁門節度卽指唐末有名之沙陀部長李克用也，所謂家傳雖未必可信，然一觀當時韃靼與李克用之關係，非無達和卽沙陀一部族之疑。然則成吉思時代之汪古，既有沙陀後裔之傳說，則白達達爲沙陀之後，固自無妨。吾人謂孟珙之說，非無一理，爲是故也。然卽令白韃靼爲沙陀後裔，其他種之黑韃靼乃純粹之蒙古種，在種族上與沙陀無何種關係，不待論也。然孟珙之蒙韃備錄之首，實以記蒙古事爲眼目，乃於其首記韃靼始起地在契丹之西北，卽繼之曰族出於沙陀別種，則可謂大謬。蓋著者不過漫然記述之，未必出於考證及研究之結果也。至汪古住地，與唐末五代之達和同在陰山附近，俟於後節更述之。

宋太宗時，使高昌國王延德之紀行，詳記陝甘邊外，西至額濟納河邊，有九族韃靼居之，與遼史聖宗紀統和二十三年六月己亥

遼且國九部來聘之記事相應，實傳宋初至其中葉鞑靼之消息。此外如契丹國志天祚帝紀耶律余覲傳大金國志太宗紀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中之記事，皆宋末及元代之鞑靼，猶散居於陰山及賀蘭山方面至白達達與賀蘭山方面之鞑靼及其與阻卜之關係亦俟於後節詳論之。

興安嶺西之鞑靼

蒙古勃興史上有名之一部族，云塔塔兒 *Tatar*，相傳爲鞑靼完全之對音。其游牧地元朝秘史有明文，得就今地名比定之。漢譯秘史多脫誤，今用那珂博士之和譯本。其卷一云：

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個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那河邊住的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兩種塔塔兒人，俺巴孩合罕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的主因種拿了，送與大金家。

又卷五云：

其後狗兒年秋，成吉思戰於答蘭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兒阿勒赤塔塔兒都塔兀惕塔塔兒阿魯孩四種對陣……於是戰勝塔塔兒，追至兀勒灰失魯格勒只惕，并其國虜了。

此捕魚兒海子，今之貝爾泊，闊連海子今之呼倫泊，兀兒失溫河今之烏爾順河，均不待言。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二族之住地，因之明矣。卜因族之住地，不詳，亦當在其附近。然據上所引秘史第二節，則塔塔兒於右三族之外，至少尚有四族，今欲以之與拉施特哀

丁 *Rashidaddin* 之蒙古史相比較，先引多桑 *D'Ohsson* 之 *Historie des Mongols* I Note 1. 所譯出之一節云：

塔塔兒住捕魚兒泊之周圍，分爲六族，卽 *Toutoucahioutes*, *Itchi*, *Tchagan*, *Couyin*, *T'erate*, *Bereoui* 是也。

更觀貝勒津 *Pezen* 之 *Shornik Lyetopisei* I 49-51 中亦云：「塔塔兒之幕庭，在捕魚兒泊。」更舉塔塔兒之六族：

Tai, *Turukhmit*, *T. Anchi*, *Belye T.* (*Chagan T.*) *T. Kiuin*, *T. Nereit*, *T. Bargui*.

此中貝勒津之 *Anchi* 與秘史之阿勒赤塔塔兒親征錄及元史太祖紀之案赤塔塔兒相當 *Iehi* 又 *Alchi* 之轉訛也。
Canjin 與 *Ninin* *Bercoui* 與 *Bargui* 皆相符合，而與秘史之主因 *Djida* 及阿魯孩 *Arkhai* 有小異同，未詳孰是。至秘史之備魯兀惕 *Urughut* 多桑作 *Terate* 貝勒津作 *Nereit* 孰爲是耶？俟於下節論之。次則 *Toutoucaihoutes* 與 *Tutukuhut* 一譯略同，然秘史則分爲 *Dutaghut* 與 *Alighut* 二族，此恐拉施特原書之誤也。又從拉施特則塔塔兒七族皆居於貝爾泊附近。據秘史則居貝爾泊附近者，惟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二族，而他五族皆在其南，即塔塔兒部族之地域，北自呼倫泊，南至烏爾渾河色野爾渾河之流域是也。

據蒙古定宗時來漠北之西洋人柏朗嘉賓之所傳，此種塔塔兒本呼 *Su-Mongai* 因有塔塔兒河流其境內，故有此名，殆烏爾渾河之古名，或爲塔塔兒乎？此殆彼之誤聞，或俗說也。又據 *Beazley* 之注 *Su-Mongai* 卽波斯史家 *Wasaf* 所謂 *Su-Monghui* *Abulida* 所謂 *Su-Mogai* 支那人所謂水蒙古水達達也。然漢文記錄中實無水蒙古字面，至水達達則元史世祖紀以下屢見之。此謂居黑龍江下游之一種東胡民族，與塔塔兒無涉。若成吉思汗於滅客烈蔑兒乞乃蠻三部前所征伐之 *Su-Mongai* 一名塔塔兒者，乃秘史所謂塔塔兒也。

次厥闕特勤碑之 *Yenisei* 文中亦有關鍵之記事，此碑乃唐元宗開元二十年立於鄂爾昆河東畔之 *Tsaiida* 湖側，一面刻漢文，一面刻 *Yenisei* 文。其記韃靼事者在東面之 *Yenisei* 文中，今由白鳥博士之譯文摘記之如左：

悲泣者前方日出處勇猛之沙漠之民（唐家子）*Talgae*, *Tuput*, *Apar*, *Aprim*, *Kirgiz* 三姓（骨利幹）*Kurikan* 三姓（韃靼）*Tatar*, *Kyrai*, *Tatabi* 之民來悲泣也。

右則唐家之民敵也。左則 *Baz* 可汗九姓（回鶻）*Oruz* 之民敵也。（黠戛斯）*Kirgiz*（骨利幹）*Kurikan* 三姓（韃靼）*Tatar*（契丹）*Kyrai*（白鶻）*Tatabi* 之民皆敵也。

據此短文，知撻鞬於唐開元中，既分爲三十姓，而成一大部族。又南記於黠戛斯骨利幹之後，契丹白靺鞨之前，知此所謂撻鞬，與成吉思汗時代之塔塔兒住地略同，皆在契丹之西北。蓋唐時黠戛斯居回紇之西北，骨利幹又居其北，契丹白靺鞨各據潢河之南北故也。然則此黠鞬特勤碑實爲關撻鞬最古之記錄，而此最古之撻鞬實居興安嶺西之地，與居陰山附近者名同而實異，因之其種族亦異，不可不注意也。

次當就遼代之撻鞬一言之。契丹國志（二十二）四至鄰國地里遠近條，有遼打國事。遼打當與遼遼同爲 *Tatar* 之同音異譯。其文曰：

正北至蒙古里國……南至上京四千餘里。又次北至于厥國。又次北西至鼈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遼打國，……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此蒙古里卽蒙古，當時居額爾古納河邊。于厥亦作于厥里，與烏古烏古里當時同居喀爾喀河北，自契丹國都臨潢之方位案之，前者云正北，後者云北，（胡燏棻所記云西北）略當也。惟鼈古里不詳，或卽柏胡嘉賓之所謂 *Meerit*，秘史之害烈亦係。次西北有一國，原書脫其名，今以臆補之，或當云至曷劫國。曷劫子見於胡燏棻所記，卽秘史之蔑兒乞，*Merkit*也。然則遼打爲在契丹之北少西，當于厥之西，則遼打爲秘史塔塔兒之前身，當無誤也。又契丹國志謂自契丹建國以來，惟此三國爲害，此事雖於遼史無徵，然遼史紀有征梅里急事，又有征茶札刺及其西方諸部之事，則遼史無諸部入寇事，或出史家之疏漏，未足以斷契丹國志之失實也。殊如遼史於太祖聖祖二紀三見遼旦字，此謂陰山方面之撻鞬，與契丹國志之遼打同名異族也。然則遼史於此與興安嶺西之撻鞬，竟無所傳乎？是必不然。吾人主張遼史類見之敵烈與契丹國志之遼打相當，且爲秘史塔塔兒之前身，其理由當更章論之。

四 敵烈與撻鞬

敵烈者，與安嶺西之游牧部族。其名始見於遼史，亦作迪烈迭烈迪烈于敵刺敵烈德迪烈等，而遼史又合烏古部稱爲

古敏烈部，烏古亦作烏古里羽厥于厥里于骨里烏骨里等，陷虜記作囉厥律。津田博士嘗作遼代烏古敏烈考，詳究此兩部之名稱住地。其結論謂烏古部居喀爾喀河（遼史之于諸里河）流域，其北方之海刺爾河（遼史之海勒河）及額爾古納河（遼史之臘胸河）之上流附近，蓋亦此部或其同族之游牧地也。敏烈部以烏爾順河（遼史之安真河）流域爲其游牧地云云。吾人甚敬服津田氏之說，同時又想到蒙古勃興史上翁吉刺惕（元史之弘吉刺）部游牧地之與烏古塔塔兒部游牧地之與敏烈，殆全相符合，不能不吃一驚也。塔塔兒部之位置，既具前章。翁吉刺惕之游牧地，亦得於秘史元史徵之。秘史卷一云：

帖木真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引他往母舅幹勒忽納（兀惕）氏處，索女兒與帖木真做妻。到扯克徹兒赤忽兒古兩山間，遇着翁吉刺惕人德薛禪。

扯克徹兒赤忽兒古兩山之位置，雖不詳，然翁吉刺惕之一部名幹勒忽納兀惕者，若與合勒合河之幹兒納兀山爲同一地方，則此二山亦當近喀爾喀河流域。又西曆一二〇二年，成吉思汗與客列亦惕之王罕父子合戰於合刺合勒只惕（今烏珠穆沁左翼地）勝敗未決而退於北方，秘史於記成吉思汗沿哈勒合河兩岸退軍後，即云：

合勒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阿蔑勒等翁吉刺惕。

則自喀爾喀河下流兀貝爾泊爲翁吉刺惕（至少其一部）之游牧地無疑。又元史特薛禪傳記翁吉刺惕之原住地曰：
初，弘吉刺惕氏族居於苦烈兒温都兒斤，迭烈木兒也，里古納河之地。

苦烈兒温都兒斤者，旱（Gan）得爾布爾（Dorbur）額爾古納（Arkun）三河間之苦烈業爾（Kurer）山也。迭烈木兒（一作迭烈不兒）即太祖紀之禿律別兒，今之得爾布爾河也。里古納今之額爾古納河也。則翁吉刺惕之游牧地，北自額爾古納得爾布爾兩河流域，南至喀爾喀河流域，正與津田氏所考遼代烏古之游牧地符合。於是吾人疑烏古之異名烏古里于厥里于厥律，與翁吉刺之異名弘吉刺，吉里雅，吉烈，得非同名異譯乎？雖烏于等字，其音爲 yu 或 u，而翁弘，雅等字，其音爲 ong, khung, yang

不無小異。然軟音亦時變爲硬音，如 *Monggol* 轉而爲 *Mogol*，更轉而爲 *Moai* 時，往往有之。則烏古與翁吉刺名實之互相符合，似非偶然也不獨此也。遼史之敵烈與秘史之塔塔兒，其地同，其名亦復相似。塔塔兒 *Tatar* 與敵烈 *Terei* 敵刺 *Tera* 之比定較之翁吉刺 *Onjira* 與烏古里 *Uguri Ueguri* 之比定，更爲困難。然亦非全不可能。若以之與拉施特所謂塔塔兒六部族之一 *Terei* 相比定，則無論何人，不易駁斥之。遼史對敵烈有敵烈德，對迪烈有迪烈得，對迭烈有迭烈德，皆不外 *Terei* 之複數 *Tereit* 之音譯，但比定時稍感不安。拉施特原書果作 *Tereit* 否乎？此未易遽定也。此字多桑雖譯 *Terate*（正云 *Tereit*）而貝勒津譯作 *Nereit*，實其相歧之故。以拉施特原書爲波斯文，波斯字 *t* 與 *n* 之異，惟在一點之多少，故轉寫印刷之際，往往互譌。殊如貝勒津本有注云 *Nereit* 一作 *Tereit*，是不過二種拼法中多桑取 *Tereit* 字，貝勒津用 *Nereit* 字耳。而秘史不作 *Tereit* 亦不作 *Nereit* 而作備魯兀惕 *Biregunt*，此亦當山蒙古字 *b* 與 *t* 稍相似，傳寫或遂譯之際，生此譌誤也。金史宗浩傳（九十三）於配宗浩降廣吉刺（秘史之翁吉刺惕）擊走山只崑（秘史之撒勒只兀惕）所屬之石魯渾灘二部，進至呼歇水後，復曰：

於是合底折（秘史之合答斤）部長白古帶，山只崑部長胡必刺，及婆連火所遺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刺因言所部必列士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列士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輜是合底折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

此次宗浩進兵之目的，在伐移米河畔之必列士，及至移米河，所破者乃非必列士，而爲迪烈士，則必迪二字，必有一誤也。移米河爲今貝爾泊附近之某河，則必列士迪烈士不妨視爲秘史所謂塔塔兒之一部族。吾人以金史之必列士與秘史之備魯兀惕同爲特寫遂譯之際所生之誤字，而金史之迪烈士，卽拉施特之 *Tereit* 也。果如是，則拉施特別本之 *Nereit* 乃 *Tereit* 之誤寫，而貝勒津之舍此取彼，不能不謂之誤也。但金史以迪烈士爲山只崑屬部，而拉施特以 *Tereit* 爲 *Tatar* 之一部族，此又不同。然山只崑塔塔兒皆游牧於貝爾泊附近，故其屬部亦或有變更，以此疑迪烈士之非 *Tereit* 決非穩當也。拉施特之 *Tereit* 既爲秘史之備魯

兀惕，而秘史又明記備魯兀惕之游牧地，在烏爾順河邊，故 *Urghat* 之住地，與遼史敵烈敵烈德之住地，全相符合。此遼代之烏古敵烈，與成吉思汗時代之翁吉刺惕塔塔兒，其名稱及住地之一致，吾人決信其非偶然也。

或引遼史天祚紀耶律大石西走於北庭，會七州及十八部之酋長事，謂十八部中兼有王紀刺及烏古里。王紀刺即翁吉刺，故烏古里與翁吉刺，決非一種。此決不然，緣此記事，不獨不與予說矛盾，且足助余說成立者也。試一觀遼史之次序，大黃室韋敵刺王紀刺，茶赤刺也，喜魯古德尼刺，達刺，承達，密里，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札而畢。此中大黃室韋在興安嶺地方，得由室韋之名推測之。敵刺即敵烈，王紀刺即金史之曷吉刺，元史之弘吉刺，秘史之翁吉刺，皆在興安嶺西。次茶赤刺，遼史亦作茶札刺，即秘史之札只刺，夕在今敖嫩克魯倫兩河之上游附近。次四部所在未詳。達密里當在入鄂爾昆河之塔米兒河畔。密兒紀，遼史亦作梅里急，即秘史之獲兒乞惕，在色楞格與鄂爾昆兩河會處。次合主未詳。至烏古里下之阻卜，其根據在賀蘭山地方。唐史遼史作黨項，即秘史之唐忽惕，若唐兀惕，據陝西甘肅之北境。則此十八部排列之次序，自遠及近，自東及西，無疑也。如是，則以興安嶺西之烏古里，廁於密里紀阻卜之間，殆編纂或傳寫之誤，而烏古里之部名，當以他部代之。如是，王紀刺既爲翁吉刺，則敵刺之爲塔塔兒，殆自明之事實也。雖上文之證據，非無不備之點，吾人猶斷然以遼史之烏古里，比定秘史之翁吉刺，同時以敵烈比定塔塔兒，因之契丹國志之達打，亦不外遼史之敵烈，又國志以達打三國爲遼開國以來之勁敵，至少於達打見其然，故此書中蒙古里于厥達打三國之記事，殆可認爲有十分之根據者也。

烏古敵烈兩部，族爲遼時北邊強敵，徵之遼史之記事明矣。又道宗紀：「壽隆二年九月，徙烏古敵烈部於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烏納水蓋今洮南縣與潢河間之某河。但所徙者爲兩部族之全部，否乎？今無可考。然徙部族之全部於東方遠隔之地，要非易事，吾人寧視所徙者不過一部，而其殘部仍留故地。金天會八年，耶律大石北庭之會中，有王紀刺敵刺，即其明證也。

金史所見之烏虎里迪烈底兩部（太宗紀天會二年）烏古迪烈部（海陵紀天德二年）烏古迪烈統軍司（地理志）烏古

迪烈地（婆盧火傳）皆謂徙於興安嶺東之烏古敵烈，非遼代之裔。然則金時居烏古敵烈二部之故地者，果何部乎？吾人答之曰：吉剌及阻撾二部是也。

五 阻卜與撻靼

阻卜始見於支那之文獻，自遼史始。本報第一有松井氏阻卜考，謂阻卜之本地，在今甘肅邊外，自賀蘭山東麓於陰山方面，其散居之區域甚廣，殆自大漠之南北，更自其分布狀態察之，是族殆全與撻靼同。遼時何故呼之爲阻卜，殊不可解。此考之末，又謂阻卜與撻靼種族之異同，與阻卜之名義，皆不可不研究之問題。今但考定阻卜之住地，不及其種族，但提出此疑問而揭之耳。云云。余曩研究遼時內外蒙古諸民族，亦疑阻卜之住地甚爲廣汎，殆與宋人所謂撻靼之住地同。又嘗就此兩民族之關係，及阻卜之名稱，試多少之考察，然比之後來發表松井氏之研究，未能進一步。今更遇此問題，又加研究，得一種臆說，試述之如左：

遼史天祚紀附錄之耶律大石傳有稱白達達之一部族，蒙韃備錄古今紀要之白撻靼，黑撻專略之白撻皆指同一部族，所不待言。而祕史之汪古惕，元史太祖紀稱之曰汪古，又稱之曰白達達，則白達達白撻皆謂陰山附近之部族，殊如元時白達達之部，長傳爲唐末居陰山附近沙陀之後裔，則其種族當爲突厥系，而非蒙古系，前章既述之矣。而蒙韃備錄（一）氏族條中汪古惕作雍古，夕爲色目三十一種之一，與畏吾兒哈刺魯等突厥種族並列，可證其決非蒙古種族也。又唐末五代始見遼籍之撻靼，歷遼宋金三朝，以及於元間，以撻靼達旦達達之字面，見於各種記錄，亦前所已指摘也。其詳已見於松井氏阻卜考，不復贅述。惟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中引元時地理學家朱思本之語，頗有可注意者。今特揭之，以供讀者之參考：

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大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右達達之名，凡三見。第一達達字，謂住賀蘭山方面者。第二達達，謂住陰山方面者。最後之達達，兼指住黃河流域之上二種達達也。顧元史中稱蒙古人為蒙古，未有稱達達者，間或有之，乃採漢人舊記，倉卒未改正耳。且如元代國內到處有蒙古人，到處皆蒙古人之地，宋思本雖漢人，決無以蒙古人所居為達達地之理。然則所謂達達，不外指唐末以來，久居黃河流域之部族（達達）也。易言以明之，非謂漠北蒙古種之韃靼，而謂漠南突厥種之韃靼也。然則此漠南韃靼，得悉稱之為白達達否乎？自宋人之思想言之，漠北韃靼既稱之為黑韃靼，則漠南韃靼自當稱之為白韃靼。然王延德之高昌紀行及遼史契丹國志等，其於漠南韃靼，單謂之達旦或韃靼，絕不稱之為白達達或白韃靼，惟遼史耶律大石傳一見白達達之名耳。今姑假定白達達為汪古惕，而視為居陰山附近突厥種之一部族。黑韃事略所云「東南白韃金虜」實與此假定以有力之根據者也。顧遼宋時，漠北之蒙古人，無漠南之突厥人，共稱韃靼，乃遼史殆不見韃靼之名，但須記阻卜之行動，其分布互於大漠南北，全與宋人所謂韃靼同，無論何人，必疑韃靼與阻卜之間，有密接之關係存也。於是吾人由阻卜本地，在賀蘭山方面之事實，推測阻卜為居此方面之韃靼之別名，但其名見於金史者作阻鞏，則非漢名而為土名，可想像得之，而其原名原義不詳，至為遺憾也。

次當就金代之阻鞏言之。高寶鑑嘗以金之阻鞏比定元朝秘史之塔塔兒。松井氏評之曰：「自地理上言之，此說或當，然未可輕斷。」以鄙見觀之，則高氏之說，不可動也。其理由如左：

高氏之說，見於其所著元秘史李注補正。其注成吉思與王罕破塔塔兒一節云：「塔塔兒，金史稱阻鞏，事在章宗承安元年，詳內族傳。」今錄秘史所載如左：

阿勒壇罕因塔塔兒，蔑古，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斡王京丞相領軍來勦捕。逆者活勒札河，將蔑古，真薛兀勒圖，賽來，太祖知了，……太祖遂與脫斡鄰引軍順活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納刺禿失禿延地面立了寨子，被太祖脫斡鄰攻破，將塔塔兒，蔑古，真薛兀勒圖殺了。

今以之與金史所記阻鞏事相參照，自世宗紀紀大定八年十二月戊子朔，遣武定軍節度使移剌按招諭阻鞏，又十二年四月阻鞏來貢，後章宗紀宗浩夾谷清臣內族襲完顏安國諸傳詳記金與阻鞏戰事之顛末，今總括之如左：

章宗即位後，西北諸部多叛。明昌五年，先遣人視察北邊。次年命左丞相夾谷清臣集沿邊諸部及阻鞏之兵於臨潢，使之西征。偶以事與阻鞏卻，被其侵掠，於是朝廷召還清臣，以右丞相完顏襄代之。襄以承安元年督諸軍出興安嶺西，別軍進至龍駒河，爲阻鞏所破。襄親率兵赴援，乘其不備，大破之。阻鞏走幹里札河，襄遣部將完顏安國將兵一萬追之。會大雨，敵兵凍死者十八九，遂降其部長，勒銘崖壁而還。

以上所總括金史之記事，與秘史相參照，則秘史之阿勒壇罕義謂金主，即指章宗；王京丞相乃完顏丞相之對音，即指完顏襄；又吾勒札河即幹里札河，亦即今之烏爾轍河，皆無容疑。可知金史之阻鞏，不外秘史之塔塔兒。高寶銓之比定，可謂有根據者矣。又參照兩史之記事，知成吉思汗王罕之伐塔塔兒，在塔塔兒敗於龍駒河走幹里札河之後，與金將完顏安國合兵，得最後之大勝。又知安國傳所謂降其部長者，即襲古真薛兀勒圖，而捕而殺之者，實蒙古之二部長也。

次當就阻鞏之鄰部廣吉刺一言之。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正月甲申，大斡漢羣牧使移剌觀爲廣吉刺所敗，死之。」據松井氏說，大斡漢乃在今烏珠穆沁右翼王府西北之達布蘇泊，此處最大之鹽湖也。又宗浩傳云：

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黠，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鞏亦叛，內族襲行省事於北京，詔讓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刺，則阻鞏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願欲藉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渡，阻鞏章再上從之。

是廣吉刺居阻鞏之東，若庫如松井氏之說，然則廣吉刺之游牧地，當自喀爾喀河流域南至達布蘇泊左右也。

六 黑韃韃與白韃韃

韃也。蒙韃備錄曰：

宋人分韃韃爲黑白，或爲生熟。大抵以近塞者爲白爲熟，遠者爲黑爲生。然生熟之名，但分類時用之；實際所稱者，黑韃韃及白韃韃。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韃者，顏貌稍細，爲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斃其面而哭。每見貌不醜惡，其腰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韃否？曰：然。凡掠中國子女，教成，卻之。與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後，其國乃韃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管國事。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韃韃也。每聯轡間，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管待，千萬勿怪。所謂生韃韃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韃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寸，無肥厚，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武沒真者，其身魁偉，而廣頰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

此所謂黑韃韃者，謂蒙古。生韃韃者，謂蒙古以北之蠻族。白韃韃不外住陰山附近之突厥種汪古也。又所謂成吉思之公主，別姬權管國事云者，亦見元史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

李要合幼從攻西域，還封北平王，尙阿剌海別吉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嘗使留守軍國大略，諸襄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

公主表亦云：「趙國大長公主阿剌海別吉，太祖女，適趙武毅王李要合。」別吉與必姬，皆公主之義也。次黃震古今紀要云：

韃韃之近漢者，曰熟韃韃。其遠於漢者，曰生韃韃。生韃韃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真。黑韃韃至武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

以白韃韃爲生韃韃之種，可謂大誤。又大金國志（二十二）云：

韃韃之先，與女真同類，蓋皆韃韃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韃……韃韃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韃，尙能種穡，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韃，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鐵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

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割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盛時，鞑和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鞑和主忒沒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次黑鞑，事略以蒙古爲黑鞑，別有白鞑在其東南，此明指白鞑也。太祖紀汪古惕之別名作白達達，皆居陰山左右，若貝爾泊呼塔塔兒，宋人及遼人所謂白鞑也。

馬哥波羅紀行中述 Tencuc 地方之事云：

Here also is what we call the country of Gog and Magog : name of two races of people that existed in the Province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Mungul, a name sometimes Tencuc 者，後唐遼金之天德軍，其州名遼金皆爲豐州，州在黃河。Gog Magog 之解，茲不暇及，有塔爾之注解在，惟所謂土人呼之爲 Gog 與 Mungul 自二部族之名出，可知馬哥波羅時代尙承認蒙古種之兼稱也。

然謂蒙古爲黑鞑和汪古爲白鞑，實漢人之所稱，非彼等之所自。諸部總稱之曰鞑，彼等固不問種族上之差別，甚至并黑龍江下流之人固自稱爲蒙古，讀秘史及元史自能了然。黑鞑事略於其開卷卽云：「代蒙古字，又高麗史（二十二）載蒙古太宗與高麗王詔云：「若要所